

周萍



北京有个“孙胡子”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京有个“孙胡子”

周 萍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1 年 · 哈 尔 滨

责任编辑：关德民

封面设计：徐晓丽

封面摄影：杨庆生

北京有个“孙胡子”

Bei jing You ge Sun hu zi

周 萍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7 10/16·插页 2

字数：150,000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207-01826-6G·232 定价：3.35 元

保家同志：

你给我的信已收到了，今日同边
五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月至今才
下渡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每
休息一会。五年团首光荣历史，有惨痛
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行
你在延安休息，与子青快要完军时，并转
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的敬礼！

王河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序 言

迟 浩 田

《北京有个“孙胡子”》是本好书，它用朴实的语言，翔实的材料，生动地记叙了孙毅老将军的崇高思想品质和崭新的精神风貌，读后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我有幸和孙老共事多年，彼此之间过从甚密，相知颇深。难忘的是1981年秋季参观华北军事演习期间，我们同住一室，经常聊到深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孙老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无论在顺利的环境还是艰难的逆境，他总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时时鼓舞着周围的同志，给人以无形的力量。在重大是非曲直面前，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看风使舵和随波逐流，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

他居功不骄，高风亮节。不争名位，不谋私利，不追求特殊享受，力戒为个人得失所惑。他勤奋好学，坦率正直，克勤克俭，关心群众疾苦，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些都是熟悉他的同志公认的。

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

息，兢兢业业。当年在战马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为我军培养出了一批批英勇善战、运筹帷幄的指挥员；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然不辞辛苦，奔波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院校，为我军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而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不愧为著名军事教育家。今年 86 岁高龄的孙老，仍活跃在教育青少年的事业上，为培养二十一世纪栋梁之材，奉献着自己的余辉。他的许多事迹非常感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真实地感到：在孙老身上凝结着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所以我在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远学雷锋，近学孙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认定，她在亿万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年来，由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确有少数党员在政治上、道德上开始腐化起来，特别是某些干部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直接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有损党的形象，给社会风气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党的形象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她不是抽象的。是通过每个党员的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作为一种表率，给群众的影响是最具体的、最直接的。他们的工作精神，他们处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关系的态度，乃至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群众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孙老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周泮同志作了一件大好事，写出《北京有个“孙胡子”》

这本好书。其中主要写了孙老退居二、三线后的事迹。这些事迹我都知道，所以我愿为此书作序。我们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就要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的优良传统和思想品德，坚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祝孙老健康长寿！愿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有志青年，沿着孙老的足迹前进！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将军的风骨.....	(9)
第二章 斯诺先生的失误	(16)
第三章 毛泽东称他“孙行者”	(30)
第四章 他没忘记.....	(42)
第五章 “老院校”新传	(54)
第六章 “把革命历史传下去”	(77)
第七章 将军与青少年	(92)
第八章 将军与士兵	(119)
第九章 将军与邻里	(132)
第十章 将军与妻子	(142)
结 束 语	(153)
后 记	(156)
附 录	(161)

引 子

这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四合院。

灰色围墙，红漆大门，四梁八柱，格子门窗……那坚实而周正，古朴而典雅的传统建筑，处处展示着北京四合院独有的特色。尽管它已横跨世纪、历尽沧桑，却仍然能寻到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悠久历史与自我风格的痕迹。

这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院。

“相传，这院子始建于前清年间。当时是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的一位武官所建。后来，从世祖到高宗、从宣宗到宣统年，皇帝换了一代又一代，这院子的主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茬茬都是‘史上有名’的将官……。”住在这附近大杂院的“老北京”们茶余饭后常常向人们介绍有关这个四合院的古老传说。当然这些都是没经过考证的“传说”。但民国以来，这个院确实住进了几位颇有名气的将领。他们是：

1937年七·七事变中在芦沟桥奋起抗击日军的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时任作战部长的原副总参谋长张震将军；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任作战部长的原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将军。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这一个又一个遐迩闻名的高级将领和他们那一件件惊天动地的奇功战绩，使这个院子的名气越来越大。尽管它原有的风貌已被岁月冲刷得一干二净，但那端庄威严的风姿依在，百姓们对将军的钦慕、敬仰之心依然如故。老人们常常把将军们传奇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年青人每每走到此处都要在门前多留上几眼，侥幸自己能有机会目睹将军的风采……

人们习惯地称这座四合院为“将军院”。

“将军院”如今住着原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当年毛泽东曾称之为“孙行者”、冀中平原老少皆知的“孙胡子”——孙毅将军。

久闻孙毅将军是我军一位颇有文才武略的高级将领。在战争年代，他曾多次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赞扬。宁都暴动，他穿梭沙场，英勇奋战；在苏区，毛泽东亲自授他起草作战命令；平型关大捷，他在前线指挥所握笔给党中央起草报捷电文；抗战相持阶段，他带领着抗大二分校 1300 名学员一边战斗、一边学习、活跃在冀中大地，为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后来，他又担任了冀中军区司令员……。那个时期，他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曾在冀中平原广泛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老将军先后主持中央军委九个主要部门的工作。他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全军的干部、战士中间有口皆碑，有目共赏。

现在，已是八旬老人的孙毅，仍为党忘我奋斗着。他离而不休，光彩照人，中央领导同志又先后多次给予高度评价：

杨尚昆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说：“大家都知道孙毅同志，今年八十几岁了，真正是不为名，不为利。他联系很多学校、幼儿园，经常去讲，去年大概讲了八十几次，他出去，人家都叫他孙爷爷，我们要很好地向他学习。”

余秋里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有个孙胡子，八十多岁了，他德高望重，奋斗不息，有经验，有水平，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一讲话，群众就欢迎，就鼓掌，如果我们全军有100个孙胡子，全国有1000个孙胡子，那我们就了不起了。”

1981年，总参党委授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孙毅的先进事迹在报刊上陆续登录后，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报社和孙毅本人，说：“从这位老将军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的形象。”

年轻的军校学员有的在笔记上写下对他的印象：“老将军的言行，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面明镜。”

他辅导的少年儿童为他歌唱：“戎马生涯八十春，铮铮铁骨园丁心，花儿朵朵翘嘴笑，祝愿爷爷赛青松。”

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民主党派人士赞扬他：“堪称共产党

员的楷模。”

街道邻里的老百姓称道他：“这老汉还是共产党的官。”

总之，这些赞扬之声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

.....

中秋节前，北京的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我选择了一个阳光格外明媚的日子，叩开了这座令人敬仰的将军院门。

采访前，我在脑海里曾多次勾划“将军府”的府貌：门前两个石头雄狮二目圆睁，门内有两个威武的战士持枪守卫，墙外有安全电网加固，墙内一定是满园春色，有奇花异草、绿荫山亭……想见将军本人，一定要过警卫员、公务员、秘书和传达人员的层层关口——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里既没有想象中的“安全电网”，也没有“将军府”的森严警戒。空旷的院落找不到一处绿地曲径，看不见一个花草棚架。院子深处的那座假山，也不知是何年堆砌成的，既没有上水石那样沁人，也没有奇花异草点缀，宁静地透着一股灰色的寂寥。几栋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经过无数次修缮，仍掩盖不住那已古老陈旧的木架与年久风化的基石。多亏院内那棵百八十年的老槐树和几棵已是果实累累的柿子树、核桃树，给空旷的院落带来了一丝绿色的生机。

久负盛名的“将军府”原来是这个样子！我着实吃了一惊。

我突然感到：与现代化都市富丽堂皇的建筑相比，这陈年建筑是显得有些低矮陈旧；与首都北京喧闹繁华的城市气氛相比，这里局隅的安静似乎也显得很和谐。但院内的

整洁、俭朴和将军那浩然之风、严谨作风却构成了这个小社会的和谐。这是大社会一些人认为“过了时”的和谐，我也有些陌生，但更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情自心底油然而升……

“首长现在出去散步去了，您先到客厅稍候，他一会儿就回来。”知道我的来意后，警卫员彬彬有礼地接待着我。

“这么大的院子，为什么不好好修一修？比方盖个小别墅、建个小花园、设个健身房什么的，哪有这么大的官还住这么俭朴的房子。”见将军不在，我便把自己心中的疑团向警卫员倒出。

“管理局几次动员他，把现在的平房拆掉，盖个小楼，可首长硬是不同意。只要他不同意的事，您就甭想做。”

警卫员的语气中带有几分埋怨，又带有几分爱戴。

将军的会客室倒很别致，一张世界大地图挂在正面墙上，三面是出自各类行家里手的书画补壁。我依次地看着：有黄镇同志赠的“松梅”图和“铁骨钢筋美玉颜，不怕狂风冰雪寒”的题词；有李铎书赠的“老当益壮”；有孩子们献给他的“育苗有志逸闲少，润物无声辛勤多”，还有将军自勉的“谦虚奋斗，远望神怡”……

这些成熟与稚嫩，古朴与清新，雄浑与飘逸的书画，给会客室增添了几分幽雅和生气。

将军酷爱读书，他的写字台上、床边案头，到处堆着书籍，我信手拿来一本诸葛亮的《将苑》，只见“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米未熟、将不言饥。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一句下面，划着长长的红道。许多书被他看

的页码已经合不拢了。

写字台上洁净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年代久远的信笺，几行狂草龙飞凤舞，雄浑刚劲，落款处赫然写着“毛泽东”三个洒脱大字。

陈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因回边
音五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请至多才
下覆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身
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
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行
你在延安休养，与子青快要完军时，并转
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封信，心底里泛起一阵阵感慨之波，脑子里不断地勾划着这位久闻大名，从未见过面的将军形象……

“首长回来了。”警卫员从熟悉的开门声中判断出来者。我也随他走出客厅，还没见人，就听见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我心里想，“这哪里是散步，简直是在急行军。”

警卫员也许看出我的想法，笑着说：“您要采访，首长这两条腿的故事，就够您听上三天三夜……。”

“小鬼，你又在唠叨什么？”一个宏亮的声音把我的视线带到一位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旧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极平常黑布鞋的老人身上。

说实在的，在他的身上，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革命几十年、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即不穿将军服、也不戴将军帽，更没有“将军肚”，倒象一个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是孙毅将军。这不只是因为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在电视上见过他的形象，更主要是他有着战火中锤炼出来的一股藐视困难，压倒一切的坚强气概，这种气概给人一种经过雨雪风霜，经过胜利搏斗的老军人特有的刚毅美。他那两条刚劲有力的腿，会使你联想到当年他是怎样带领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的。他那笔挺的腰杆，会使你想象出，什么挫折、逆境都压不弯它。最醒目、最有特色就是他那倔犟的胡须，同贺龙元帅的胡子一模一样——什么艰难困苦它都不服气。难怪人们称他是“孙胡子”。“胡子将军”两道宽宽黑黑剑眉下的那双深沉的眼睛略有些严厉，使他整个面孔让人有些望而生畏。

“欢迎、欢迎，我最喜欢和青年人一起交谈，请进、请进……。”

将军笑哈哈地同我握了握手，一股暖流冲散了我有些紧张的神经，我突然觉得他刚毅的面孔中虽然有些严厉，但却透着长辈的慈祥，让你感到他既令人敬畏，又和蔼可亲。

“在他面前，用不着掩饰自己，想说什么，你只管说。他不会责怪你的。”警卫员友好地告诉我。

我会心地笑了笑，心里坦然、踏实多了。

“是嘛！毛主席曾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年轻人更要这样，想说什么，你只管说。”

将军的豪放、爽快，使我无拘无束地同他聊了起来，我们从长征路聊到延安；从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聊到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从艰苦的战斗岁月聊到幸福和平的日子里……

这是我采访人物中最难忘的一次。

第一章 将军的风骨

“别人都在拼命地为谋取或保住自己的官位而奋斗，您却主动抛弃了那么多头衔和荣誉职务，是发自内心还是为了‘标新立异’？”我近乎于尖刻地探问着。

将军习惯地用手捋捋那跟他戎马生涯大半生的胡子，爽朗地对我说：“我老汉年已八十有六，白发苍苍，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那种生龙活虎、奔驰疆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老将军走到哪里都爱称自己“老汉”，无论在多少人的场合做报告，第一句话都说：“我老汉……”，这几个字让人听了亲切、和蔼，一下子就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历来主张，年纪老了，就愉快地、主动地、勇敢地退下来。那些荣誉职务也不要了，让年轻些的、没有当过委员的去干嘛！辞掉这些职务，仍然可以发挥余热，多做些具体工作。胡耀邦同志讲老同志退出第一线是进入革命的新阶段，这话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卸下肩上的担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和专长做一些实在的、具体的工作，仍能长进、有成就，获得更大的愉快和自由。同时，你退下来，就是对革命新的贡献。”